

牧齋有學集

三

牧齋有學集卷三十七

傳

吳金吾小傳

金吾姓吳氏名國輔期生其字東湖山陰之州山村其邑里也少保兵部尚書總督薊遼諱允者其曾祖父也錦衣衛都指揮使掌衛事晉秩一品名孟淵者其父也崇禎庚午以覃恩授錦衣衛鎮撫事上耕籍田以正千戶充巡綽官東宮出講以指揮僉事充侍直厥後所司以賑荒薦由指揮使加三級兵部以浙直募練卒升南鎮撫司僉事甲戌春用定南撫民監軍都督同知淳加太子太保左都督其所歷官也入膠庠能出其輩流游學嶺南試武闈趣舉第一指揮使任俠好士所交結多海內鉅公名士折節追陪盡傾其父客守環衛能其官緹騎惡子俯首斂跡使歸賑饑贍災全活數十萬人制詔風厲其素所豎立也東中之未定也將騎卒悍要求百出赤丸白羽盤互繹騷出死力以捍父捐貲財以全家媳徒完守以衛鄉井國人皆曰吳有收子亦曰于我有德也司馬公先大父同年進士揮使余兄弟也期生來告我曰吾父今年八十國輔六十矣國輔之生平微伯父誰知之

者忍使其艸亡木卒及身而已乎余因諾作吳金吾小傳據事屬詞不敢以文舊史氏曰天啓元年東事方殷搢紳紩韋雲集闕下獵纓側弁而談兵事詞垣則徐子先顧九疇卿寺則董見龍劉夢胥何天玉臺諫則游省生部郎則王季木曹元甫貴介則顧所建茅止生劉晉仲翁孝先布衣則孟羽尼張任甫金大初胡敬仲靡不骨騰肉飛腸肥腦滿購解飛之人募鑿空之使逝將繩度黑山弓擊綠水期生少年金吾子飛揚徵逐家世將壇誦曉表餌方畧矢口奮臂獵獵然風生燄發何其壯哉迄今四十年所星移物改疇昔高談闊步清縷說劍之流皆已化爲碧玉漫爲王堆晉仲不知其存否敬仲已作盲老公余與揮使公幡然篤老期生亦髮種種矣奄忽百年丹青彫換諸人之姓氏將與雒陽之銅狄燕市之酒爐漸然同盡長夜窮塵誰聞有訪問嗟咨興悲而憑弔者期生丘段增輝善段生卽俠士也用賢良辟召寇陷商丘力戰死之段嘗挾期生訪余虞山臨行執余手曰增輝誓必死國能與增輝同志者期生也蓋期生之生平能見信于賢豪間如此

金文學小傳

文學名元復吳縣下保人也家故右族其父老困諸生君年十四學賈逐什一息賈不成返閩左爲富人掌記已又棄去爲童子師不十年三徙其業爲養父計也中表有仕楚者邀君與俱君之楚擁臯比抗顏爲人師漢陽書生鼓篋來游君指目蕭生良有秦生聚奎是二子皆速飛蕭具六翮矣越數年萬曆庚辰蕭舉南宮第一楚人嘆君知文弟子日益進所得束脩羊益豐則遣使迎養其父三年而後歸自吳適楚泝大江二千里樓船往返若經郵傳人不知爲塾師父也年三十歸於吳始娶婦婚諸弟吳人慶其父曰幸哉有子又十年始補博士弟子員君面滿于盤身肥于匏鬚髯戟張意氣豪甚羣少年目睨之輒戟手叱曰小子輩呴吾燈窗爛讀蕭會元文字亦知出老所謂秦生聚奎者亦舉進士授吳江令遣使來延請君笑謂家人吾將以老秀才謁縣令耶抑以老塾師謁門弟子耶謝弗往也君以萬曆戊午年八月卒年六十有四子瑞華才七歲長負奇儻爲諸生有聲乙酉歲焚儒衣冠削跡不再出人以爲有父風舊史氏曰

余讀東氏補亡詩以爲與同業疇人肄修鄉飲之禮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詞于是補著其文以綴舊制有旨哉其言之也古者鄉飲酒禮先歌南陔白華之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然後繼之以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時和歲豐萬物得所小雅之詩作而中國強盛四境不交侵胥由于此文學之養其父夫非南陔白華戒養潔白之孝子與于稽其世在萬曆中葉孝治昭明之時小雅之作信而有徵矣語曰三王之民比屋可封以文學之孝不及與烏頭綽楔六闕表門之典司世教者以是爲聖朝庶士之常德不能重舉也余故特著之無使其無傳焉

蓮蕊居士傳

蓮蕊居士者太倉黃翼聖子羽也子羽少從其父監司公宦學長應辟召服官州邑晚而削迹息心築蓮蕊樓精修香光之業遂自號蓮蕊居士云子羽娟美靜好眉目如刻畫舉止聲欵秀出人表屬文摛詞散華落藻娶太原文肅公孫女稱詩說禮和鳴共命咸指目神仙中人也弱冠遊虞山以陸孟鳧何季穆爲師友孟鳧溫良易直溫然恭人季穆譚兵畧負幹濟冀渡章句小儒子羽游于其間攜柴鍛厲久之遂兼

其所長也已而從余游熟聞金華震川之縉論從事于論世經國之學迥異乎世之穿脂剖葦游光揚聲者也崇禎中年先皇帝行辟召法用奉常師薦授成都府新都知縣新都屢中寇城惡雉堞半圯門闔如懸薄賊氣吞焉俄傳賊大至民擎妻子負釜甕走匿山穴中子羽召父老子弟涕泣告曰若等皆鳥獸竄去縣令獨無兩脚耶所以効死弗去者爲新都人守鄉里墳墓保全性命也縣令願爲若死若等安得舍去皆伏地泣應曰諾又曰賊亦人耳非有八臂九頭也強者以兵巧者以弓矢惟魯者以瓦石渠答爭先効命賊如我何庫藏有千錢萬錢不敢愛以待勞者縣令身編行伍旨鋒鏑縣令妻手自庖酒脯給餽粥事之不捷積薪拒縣門縣令閭家自焚以謝若輩皆搏頰痛哭據地距踊曰請爲公決一死庚辰冬十二月賊繇資簡東下破瀘州徇仁壽十七日焚我近郊子羽率衆登陴遙見火光中絳衣黃纛瓦礫詬譁譁笑之聲殷動樓櫓賊不能測繞城馳射將引去城頭矢石齊發賊落馬死者六人獲駿馬二十餘匹賊遂走漢州破德陽殺署篆汪應星而去自賊躡楚蜀名城大都望風奔潰而新都蕞爾無恙由是川峽郡縣

始知有城可憑有民可使相與繕守却敵而都會恃以無恐事之殷也太原君慷慨誓死爲子羽盡死守計如唐楊烈婦所以教李侃守項城者乘城之日親爲爨以食數百人蒼頭乳媼周呼勅勵民心是以益強蜀人劉普嘆曰子羽文弱如婦人好女顧乃矯厲奮發爲卓犖奇男子又曰子羽固奇男子其妻亦未可謂婦人也事聞銓部漫弗訾省隨牒升安吉州知州子羽不顧恤淹久厚自濯勵乙酉之亂桂陽相挾掖廷南奔屬車從騎所在繹騷子羽集士民正告曰邦家不造長秋播越臣子當奔問官守扞禦牧圉唯是資糧屏屨弗克供給以干謔怒何辭之與有敬與父老約次舍之不餓養餽之不時以爲臣子羞罪在父老省視之不先干輒之不戒以貽父老憂罪在太守于是協心併力夙夜治辦再宿而六師至帷宮帳殿所至如歸掾人廬見飽食甘寢周廬宿衛午夜巡檄鎗棓矗立炬火炤耀黔兵萬騎竟夕無譁鉗聲桂陽亦嘆賞執手鄭重而去浙西失守與遺民哭別皆失聲不忍去歸臥沙頭之印溪橋柱所謂蓮慈棲者營齋奉佛太原君沒于蜀有女若干損衣加食間點染爲山花艸蟲生色浮動子羽手書欵識以相娛悅

子孫駿發能讀其書子羽益專脩淨土日持名數萬聲不少間士大夫希風誦慕咸以爲國之遺老那之端士世之幸人天之君子也子羽行安節和不徵逐交遊與人交咸有終始孟鳬沒無子經紀後事有疾芭負土之風讀書采掇菁英不以祭餚食貯爲能爲詩如么絃哀士自有天韻從周安期徐元歎游句法益進渝城度歲詩江明無月夜猿喚不眠人余賞爲文外獨絕入都應召蜀中寇警諸什愛身名閑喪亂思深哉勞人志士之悲歌也子羽蕭閒絕俗所至輒搜討名勝嘗攜太原君登莫釐峯遊天台度石橋巾車道裝晤歌山水間吳中流聞以爲勝事性好古銅磁器及宋雕古書搜訪把玩如美人好友屬有檀度事輒緣手散去其在蜀觀彌牟鎮八陣遺跡拜杜少陵艸堂修楊文忠公墓道過郪縣楊王稚子石闕碑數紙歸而摩挲移日曰嘉魚官錦盡在此矣漚和御物不爲崖岸斬絕逐囂指壤油油然與居不厭薰蕕皂白胸臆井井雖同人善友不苟爲異同也余評詩論禪多所訶罵子羽好與其徒游每欲爲調人語薄嘆吻輒止余心知之而弗欲竟也今老耄爲詩文衝

口信筆槎牙漫漶子羽伸紙疾讀輒了其意手自繕

寫藏弄篋衍不以示人其愛人以德護短匿瑕皆此類也子羽今年六十有四臥疾浹月書尺蹏訣別屬其子以生誌爲請嗟夫世人春糧行百里刺刺與妻子語不忍發子羽病未沉篤節巾待期自製終令非其清明在躬淨信得力逝將長揖三界而能如是乎余與子羽師資啐啄垂四十年姑以世諦文字敍次其生平作蓮蕊居士傳以慰其請焉蒙叟曰余崇禎丁丑被徵下吏海內孝秀若華州郭宗昌胤伯商城段增輝含素凡十餘曹從余于請室效古人獄中受經皆珪璋持達雄駿君子與子羽偕應辟召者也胤伯守華扞賊含素歸商殉節子羽歷官蜀淵全城其事皆鑿鑿副名寔竭頂踵報人主辟召何負于國家哉先皇帝厭薄科目號咷博求誰能秉國成大命以傾而議者詆譖薦舉以土龍求雨爲譏則已諱矣人亦有言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子羽棲神蓮花國土巡廻藏識殆未能舍然于此余爲斯傳循念崇禎故事若夫鳥獸之號鳴燕雀之啁噍而不能自己也其亦子羽之志也夫

嘉興高氏家傳

弘光元年四月工部虞衡司主事高承埏爲其父原

任工部屯田司郎中道素伏闕訟冤天子愍之詔吏
都覆議准復原職復拜疏爲九世祖故太常寺少卿
高翼志請得如革除諸臣補祠定謚章下所司未逾
月而國難作而高氏一門死忠勤事昭綸綺而垂史
冊後千斯年固與天壤同敝矣越十有四年戊戌虞
衡子佑鉅以余舊待罪太史氏乞爲家傳以徵野史
乃按而次之曰太常諱翼志字士敏徐州之蕭縣人
元季僑居嘉興從鄭元祐高啓諸人游爲世儒宗年
二十五爲鄧山書院長洪武二年以續修元史徵入
翰林爲編修累遷侍講學士建文朝兼太常少卿庚
戌會試副禮部右侍郎董倫主考取胡廣吳溥楊子
榮楊溥胡濬等爲名公卿成祖入靖內難或云遯去
不知所終或云盛庸兵敗自縊死以衣冠歸葬嘉興
常豐里文忠之謚載嘉靖嘉興續志或云建文時特
謚或曰景泰時禮部胡濬請之寔錄無徵野史錯迕
莫可考据其以不屈節而死與諸忠臣接踵爭烈則
無異辭也屯田君者太常八世孫也諱斗光字明水
改名道素字玄期祖交州知州文登父朴舉萬曆己
未進士天啓元年除工部虞衡司主事調營繕司奉
勅偕內臣黃用督造桂王府第于衡州七年秋兩殿

落成崇禎元年六月還朝序勞遷屯田司郎中二年
三月初三日雷風示變桂府寢殿傾圯先帝敦重親
親逮繫下吏初訊援造作不如法律擬配再訊擬戍
上怒未解屢獄屢駁是年九月畢命東市嗚呼昊天
疾威龍蛇起陸朱邸漂流瓊臺焚蕩此固劫灰龍火
懷襄崩裂之徵兆也蔽罪小臣以塞天譴何庸之與
有以職掌言之君分督正殿以外用分督寢殿以內
正殿建君不度用敘功寢殿圯君代用抵罪李代桃
僵開口捕舌或有鬼神構鬪其間而非先帝之本意
也承埏字寓公舉崇禎庚辰進士知遷安寶坻涇三
縣有異政寶坻乘城却敵功尤偉弘光初量移工部
虞衡司主事灑血上書爲父白見冤狀移病請假國
亡後自屏草野行吟坐泣呼憤祈死越三載以病歿
人謂高有三忠焉太常忠而死者也屯田死而忠者
也虞衡以孝始以忠終者也國家重熙累洽士服舊
德箕裘相望若高氏累世忠孝青簡輝映垂三百年
斯則宇宙之間氣琰琬所希有也舊史氏曰弘光皇
帝南渡初謁孝陵告奠甫畢卽顧問懿文太子寢園
享祀云何都人傳其語以相訝及其卽位命脩舉革
除典祀追尊上祀悉予遜國諸臣謚優恤備至北轍

不歸父老言之皆潛然出涕或嘆曰孝惠帝再來也由此觀之太常得援羣忠例議卹施及雲孫沉冤昭雪因緣造會豈偶然哉桑海遷移掌故湮沒繼述盛典昭回日月焉可誣也余作高氏家傳表而著之後之悖史無以痛恨權奸之故抑沒主德則蒙有厚望焉

沈節婦傳

節婦姓蘇氏華亭蘇侍御一齋之女庠生沈胤嘉之

室也胤嘉少有聖童之目侍御奇而妻之節婦與胤嘉齊年二十一生子承欵補庠生娶婦始一下樓家人得見其面承欵歿又撫其諸孫爲庠生者二人孀居五十五年卒年八十一郡邑皆式閭輒楔承欵次子珠珠子麟讀書隱居咸有卓行人謂節婦有後也舊史氏曰余考松江府志國朝節婦表厥宅里者十有四人其節行茂著未及表閭者七十有二人而蘇氏與焉舉一郡則天下可知也舉平世則喪亂之際觸冒白刃墜谷沉淵者又可知也於乎何其盛也春秋之世婦人之見經傳者衛莊姜宗伯姬之流寥寥如鳳毛麟角而魯之文哀穆三姜史不絕書左丘明于周郊之婦如臯之妻皆幸連得書豈其慙遺高行

以周家有道之長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而閏門風烈未及昭代之百一我二祖列宗之遺澤與岐周豐鎬孰遠孰長後世固可以按籍而考也余遊雲間遇節婦曾孫麟訪問遺事以次考求節烈姓氏見于志乘者歷三百年珩璜琚瑀之化邑屋可封故論著之如此語曰是非瞽史安知天道余之傳節婦也豈徒以尺一之牘補烏頭雙闕之遺而已哉

石林長老小傳

石林長老名道源婁江許氏九歲禮智林明公爲師十八薙衆二十二受具古心律師二十三聽楞嚴法華惟識起信于巢松法師四十喪母始出居吳之北禪虞之東塔破山今年六十八矣師儀範清古風骨稜稜禪誦之隙喜涉外典焚膏宿火食跖祭懶箋注繕寫盈囊溢篋列心拂迹接神教觀以文字三昧向般若其心地瑩如其神明湛如也度身量腹典衣減食用以度經籍庀丹鉛居無常住遊每信宿不慕貴遊不招徒衆視一切榮名利養如窗塵陽燄一曠而已常箋解李義山詩及類纂所讀書如古人蒼蠅之例垂成輒置之曰此非衲衣下事也盲禪庵民招搖塞路攢眉畫腹都無酌對人有問之指南堂一爐

香忻然解頤而已昔法安禪師常訶秀鐵面吾始見
秀有英氣謂可語今而知其癡也比丘法當一鉢行
四方秀不能爾于八達衢頭大屋從人乞飯養數百
間漢豈非癡人尙可與語乎余每與師漫語及之輒
相視而笑悠悠未法古德迢然迨亦惟師可與一笑
也矣師居北禪慈月夫人降乩爲師畫像點染才數
筆落落然望而知爲師也喜而爲之贊

贊曰水觀寂寂山骨層層天女點筆素練風稜雲床
雪被切玉琢冰蒙叟作贊真清淨僧

祭文

祭蕭伯玉文

有序

歲在丁酉吾友泰和蕭兄伯玉順世而去者七年于
此矣其猶子孟昉遺力詒書以遺文來請序友人虞
山錢謙益發函哭之過時而悲序旣削草以其間漬
淚執筆爲文攄哀俾孟昉讀而焚之以告諸宿草之
墓其文曰

嗚呼我交伯玉忘分忘年召雲命律非有使然昔在
公車秋牘郵傳我爲題目比諸臨川闕下定交如杵
臼間我膠我漆汝韋汝弦長安如海朝市喧闐惟兄
好我寂寞留連紙窻宿火雪屋寒窗寥寥一騎繁汝

門前採人窮柄羣飛刺天我如危林一葉未鏽兄與
梅公屏跡周旋嘆而告我何以自全君胡不胄國人
望焉陽甲乍坼水腹彌堅使節兄墳閣訟我牽促數
叫闇號咷橐餧鉤黨批格飲章蔓延以我標榜累爾
追遠兄曰無畏公其晏眠勿以懸車忘彼控弦相思
命駕訪我歸田耦耕老友明發新阡梅白巾車桃紅
放船班荆語數作黍就便相望衡宇共此華顛曾不
五稔南北播遷生死訣別沉灰颺烟石濤僧來袖遺
短箋風拍七金火燭初禪惟我佛地不崩不騫云何
未了大事因緣身車織牛靖策後鞭我奉明誨答曰
唯然河沙海墨普願勉旃報章在塗奄及下泉夕陰
觀河夜壑逝川天醉未省帝筮有愆榮名安之前塵
各還孤情絕照託寄一編嗚呼哀哉我與伯玉宿世
善友瓦師緣熟空王願久兄于般若植因濃厚漉囊
挂門貝多栖手慧解鈞攝萬行抖擞如染香人香生
其口我迷隔生覽鏡狂走流浪多年腕晚知咎覺友
趣發夢心旋剖如醉薄醒始惡咯嘔伯玉已矣是誠
在某敢執擔麻自棄誦帝多心妙觀歸宗賢首金剛
誦論見史攝受佛頂昔義多岐雜猱引繩長水薙彼
稂莠性相分河台賢隔牖譬如兩耳區別左右非云

和會兄乃擊掊皮筆紙骨盡此年壽代兄肩荷庶不相負常寂光中爲點頭否陳根載宿靈心不朽鑒我誠言聊貢絮酒嗚呼哀哉

祭虞來初文

嗚呼丁喪亂之方廡嗟吾生之不淑兄旣解其簪纓余亦免于桎梏指蒼鄉之莽蒼喜音問之促數日警咳以相聞月素書其一束粵今歲之獻春暨蕭辰之改燠胡郵筒之杳然閼爾音于金玉將靈脩之有他豈鳩鳥之不告俄有夫焉玄巾發金沙兮再宿趣問兄之起居卒然應以不祿意道路之傳譏抑老耳之聽繆杵當胸而擊撞車廻腸以輾輾徐掩抑以問故乃歎然其一哭又踰月而聞訃報窀穸已穆卜惟虞主之用栗須吾筆以書木告僕夫以戒行及祖行之未速駕白馬以素車庀椒漿與明燭歛玄冥之疾威驚坤輿之翻覆風拍山其欲碎水滴地而成軸廻孤舟于毒浪收窮命之一粟列米車之峩峩抗雪柱之轟轟聽堯年之鶴語察周郊之牛目悲蟲老而蟄藏同馬牛之蝟縮將余心之遙遙命下走之鹿鹿杼寸管以告哀絮一竿以遙祝臨朔風而霑灑徒老淚之盈掬嗚呼哀哉昔丙午之嘉會陟仕途以登頓如沒

井之兩輪紛負塗之鬼豕成金虎于宮隣旣斗南而箕北亦齊甘而蓼辛智不諈乎集蕪愚不恭乎積薪慶彈冠而相賀闕失路而交呻伊鶴表之歸舊見銅人之泣薪我疎放以無紀兄拮据而長勤齊婉晚其一致夐空有而彌親遡生平之游跡每絕倒于時人維莊語以嬉笑繼諧謔以怒嗔書發函而噴飯語失笑而墊巾角短長于七箸鬪哀哉于眉顰鄙駭人之好好噏老成之諄諄吁嗟兄其往矣吾何托乎笑頌憶張燈之高曾在戊子之好春張水嬉而卜夜奮絲內以雜陳移璧月以入座浸繁星于水濱然火城而不夜爛花樹其如銀遲質明而畢宴感染落于茲晨執兄手而三嘆信與媯之樂頻覩參橫兮月落識迴向于空門兄知我之托寄頰微笑而弗瞑曾百年之未滿遽告歸于大均兄淵敏以絕世稟夙昔之靈根口決河其如雷腸熱火而輪囷脫身世以長往閑積効之沉淪知空生于一漚蕩諸有子吹塵撫昔夢而一笑曾何有于云云陳余辭之覬覦譬風發于青蘋

哀詞

徐巨源哀詞

昔韓退之哀獨孤申叔曰衆萬之生孰非天耶將下民之好惡蒼茫無端而暫寓于其間耶柳子厚哭張俊餘謂激者曰天之殺恒在善人而佑不肖是二者其論皆不及孟子孟子論天下無道有道德力相役而蔽之曰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有道無道皆天豈暫寓耶順存而逆亡豈但殺善耶孟子之論則通矣以吾友巨源徵之則有未盡焉巨源姓徐氏吾師季良先生第三子也余鄉舉出師門巨源二兄皆師事余吾師自邑令入西臺受黨人排笮二子伯學仙仲學劍皆無所成巨源髫年雄駿吾師自幸有子吾師沒游經喪亂文章意氣未嘗少衰戊戌歲詔書數萬言以斯文見推約扁舟東下請事函丈未及行而死于盜嗟夫巨源居今之世生今之時讀書好古嶄然有以自見不可謂之非逆天也天之全巨源也掠地免圍城免急獄亦免固非有意殺巨源也然卒不免于盜手者何也豈天之殺善人固其本意而假手于羣盜歟將亦事天夢夢所謂蒼茫無端者聽盜之以巨源爲朝脯餌而不能禁歟抑以今之盜皆天吏嘲斯世有逆天而未亡者以是暴天之短而信其屠戮歟巨源訃至余哭之而哀既而

曰吾敢乎哉是忽忘孟氏之明戒而重天之怒也姑爲詞以舒余哀書一通以遺其子俾讀而焚諸殯宮且鐫之墓上巨源諱世溥江西新建人歿時年五十

一其詞曰

大江告其西逝兮燁牛斗之晶光延津兩龍吼其未沫兮乘帝車而下降散芒翼爲文章兮作人中之于將嗟龍身之摧殘兮仍獄底之餘殃胡天公之憤憤兮恣盜賊之昌昌維吾子之駿發兮熊頭角而先登羅經史之義府兮陷文字之堅城衆皆望塵而却避兮羌獨告余以未央期裹糧而造余兮請示我以周行兮以吾爲識道之老馬兮敢自愛其瞽聾天之將喪斯文兮盜亦恣其斧槍吾方恃子以自厲兮若將援而喪厥肱羈擇萃及統格兮蒼蒼不獲保其嘉名誠知皇天無老眼兮吾又何誣談夫巫陽惟吾師之德烈兮孰竹帛其無稱逝將論次以報若子兮指九天以爲正苟素車之可要兮補三哭于友朋橫江流而陳詞兮吾得濟其有命

曾子固有言墓銘埋之墓中而哀辭刻之塚上以辭代銘亦可以慰人子之思于沒世其辭曰

嚴宜人文氏哀辭并序

宜人姓文氏東閣大學士謚文肅諱震孟之長女兵部主事嚴栻少保謚文靖諱訥之孫也文肅忠果正直耿然如秋霜夏日愛其女以爲類已文肅叅大政百日而罷歸里踰年而卒宜人從夫官信陽哭其父過時而毀忽忽如不欲生越九年而卒崇禎甲申之十一月也年四十有六日月有時卜葬于虞山祖塋之側哀子熊屬其舅氏秉撰述行狀來請爲誌伏地哭不能起余爲感而泣下往文肅輟講筵歸改葬陸夫人以丘嫂之誼謁余爲銘今老居此世忍復執筆而銘其女乎宮隣金虎感倚伏于前左帶拂辱悼橫流于後絃么徵急墀歎壑盈俯仰三世于余心有戚戚焉彈毫綴思百端交集聊爲哀辭一通以寫余懷

布以自將辨貞素爲鞶帶兮被禮義之繡裳雲衣飄而欲舉兮香風汎而彌芳敬般中于諸母兮戒陗輸于七章脫鷄鳴之環珥兮峙燕游之糗粧儲宿內于肓裔兮挫糟凍于羽觴呼泉而移日兮歌慕棗而隕霜臂奇毛于下構兮沫絕景于康莊陌上草薰而花暖兮閨中燭揜而漏長丈人宣麻而登進兮郎君射策而肆翔易縞綦爲翟茀兮御雕軒而服箱伙戴星于鈴索兮晞浴日于垣牆胡昊天之不弔兮奄頽岳而壞梁慶雲黯其光覆兮擢靈匿而西藏嚴霜零于朱夏兮涼颺起于洞房泝濤江之沉瓜兮繁健爲疾而如疚兮歌芣苢而悲涼寧溘死以長寢兮逝將見先君子顙蒼嘆漆室而恤妾緯兮嗟執手而涕滂

天門開其趺蕩兮穆將朝兮上皇瞻玉衣于帝后兮

錫石窮而惻愴相斗柄其猶未沫兮故知其含涕而

下帝闢夫人自有美子兮極勞心兮樂康卜佳城于

錦峯兮注玉膏兮銀潢植琬琰于鍾山兮宜鬼神之

服饗覽便房而來御兮撫庭砌之琳琅捐余袂而遺

佩兮反交風于流湘哀孝子之念母兮浪漬血而浪

浪感余懷之悱惻兮泉赴金而沸湯寫喟嗟于斯詞

兮祝背行以彷徨巫咸告余以夕降兮又何用筮予

于巫陽

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書

答杜蒼畧論文書

蒼畧友兄執事僕狂易愚魯少而失學一困于程文

帖括之拘牽一誤于王李俗學之沿襲尋行數墨僕

僕如瞽人拍肩年近四十始得從二三遺民老學得

聞先輩之緒論與夫古人詩文之指意學問之原本

乃始豁然悔悟如推曠睡于夢孽之中不覺流汗浹

背世網羈繼日月逾邁遂无從搏心屏慮遡流窮源

以究極古昔孫志時敏之學幸率應酬支綴誤述每

一舉筆且媿且恧胷中怦怦然如與筆墨舉春相應

和今所傳初學集者皆是物也少讀班馬二史欣然

自喜戊寅歲訟繫西曹取而讀之然後少知二史之

史法與其文章之蹊徑阡陌始自嘆四十六年以前

雖讀史漢猶無與也向後再讀之輒有所得去歲繫

囚白下又繙一過又自媿向者之濶疎也讀古人之

書其難如此而況于自作乎又况于驅駕古人欲凌

而上之乎僕所以重自退損不敢妄掉牙頰僭冒于

著作之林爲此故也然而區區之心或有未能釋然

者則以今之世俗學沉綱古道滅熄以愚之訛聞寡

學猶得竊聞先輩之緒論古學之原本倘得一二君子雄駿相與辨問扣擊郵傳其百一譬之橫流之一壺昏夜之一燈安知不可以衍斯文未絕之一綫而少逭後起之責乎此所以目曠口張舌癢涎流每欲傾倒于知友之前而不暇顧流俗之訾笑也今于邂逅之頃得遇足下聽其言如石之投水又從而導啟之贊嘆之則僕之瞽說庶几不徒設而任後死斯文之責或不患乎無人矣語有之教學相長吾何以長子哉韓柳之文皆自叙其所讀之書而古人讀書之法則宋潛溪于曾侍郎墓誌蓋詳言之由宋元以上遡于兩漢有唐其學問之條目一而已矣唐文之奇莫奇于樊宗師韓文公論其文曰文從字順乃其職乃知宗師之文如絳守園池記今人聱牙不能句讀者乃文公之所謂文從字順者也由是推之則楊子雲諸賦古文奇字層見疊出亦不過文從字順而已矣推極古今之文至于商盤周誥固不出于文從字順宜乎讀書爲文之易易也而愚之于二史則亦嘗韋絕過折白首而茫如由此言之古人之書豈易讀而其詩文豈易及者哉足下謂吾之評文恐流入可之魯望表聖之倫而微詞相諷諭此則高明之見如

此而僕固不敢有是論也可之之文出于退之再傳魯望表聖託寄不一要皆六經之苗裔騷雅之耳孫也其所以陷于促數噍殺往而不返者以其生于唐之季世會逢末刼之運數而發作于詩章故吾于當世之文欲其進而爲无和不欲其退而爲天復有望焉有禱焉非其文之謂也如以其文也遂欲高視闊步躋足下之文而抑諸公于壇壝之外則僕亦爲妄人也已矣足下亦何取而過存之也哉牘末云云此千古之曠見亦千秋之冥感汗青有日敬拜德音然而鄙人則有以自命矣曰昔年之不死不死而已矣今日之瀕死而不得死則猶然不死而已矣自今以往禽息鳥視草亡木卒爲籠檻之殘生爲圈牢之養物生則空蝗梁黍死則寄羽蜉蝣尙欲刻画殘生塗抹後世豈不重辱青編而羞千古之士乎要之死日是非始定足下具窮塵之觀抱陽秋之簡如遼緩以待之而已矣新詩氣韻琅琅詠史十章爲茂之所稱者使事押韻具有前輩典則實西淮諸公之遺則也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惟足下努力自愛狂言滿紙不借爲知己惟藏諸篋衍勿以示人滋衰遲之詞厲則幸矣時己丑王正之五日也

再答蒼畧書

蒼畧賢良友兄執事再惠長箋斐亹爛熳讀之未能卽了再乙其處而後竟其詞也僕之著作流傳絕少徃年爲翟稼軒叢萃刻成百卷刻甫就而國變作書版漫漶不復料理且亦不敢復出不知足下所見是僕何等文字而獎飭之若是曹子桓有言文之佳惡吾自得之杜陵亦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僕之才與志未必不逮今人而學問則遠不如古人古人之學自弱冠至于有室六經三史爲文章如大匠之架屋楹桷棟題指揮如意今以空疎繆悠之骨次加以訓故沿襲之俗學一旦悔悟改乘轍而北之而世故羈絯年華耗落又復悠悠視陰不能窮老盡力以從事于斯遂欲鹵莽蹣等驅駕古入于楮墨之間此非愚卽妄而已矣此僕之所以淡思易氣自知不逮古人正子桓所謂佳惡自知者而非敢故自貶損以自附于退之小慙大慚之說也足下他日當自知之亦以吾言存之而已矣六經史之宗統也六經之中皆有史不獨春秋三傳也六經降尋捲字句此兒童學究之見耳讀班馬之書辨論其

同異當知其大段落大闢鍊來龍何處結局何處手中有手眼中冇眼一字一句龍脈歷然又當知太史公所以上下五千年縱橫獨絕者在何處班孟堅所以整齊史記之文而瞠乎其後不可几及者又在何處尙書左氏國策太史公之粉本舍此而求之見太史公之面目焉此真史記也天漢以前之史孟堅之粉本也後此而求之見孟堅之面目焉此真漢書也由二史而求之千古之史法在焉千古之文法在焉宋人何足以語此哉以文法言之二史之文亦不過文從字順而已矣吾之前言似易于殷盤周誥而難于二史以此啓高明之疑吾之爲斯言也非有兩端也昌黎之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殷盤周誥詩曲聱牙又曰惟古于文必已出文從字順乃其職降而不能乃剽賊故知昌黎之所謂詰曲聱牙者未嘗不正在文從字順之中此吾之于二史所以童而習之白首茫然不能不望洋而長嘆者也歐陽子有宋之韓愈也其文章崛起五代之後表章韓子爲斯文之耳目其功不下于韓五代史記之文直欲祧班而補馬唐六臣伶人宦者諸傳淋漓感嘆綽有太史公之

風人謂歐陽子不喜史記此瞽說也歐陽玄金史諸傳虞集大典諸序論其亦讀歐陽之文而興起者乎自弘正以後剽賊之學盛行而知此者或罕矣震川窮老而不遇弇州衰晚而自悔居今之世欲從事于

百餘年之史非有命世之豪傑如歐陽子者其孰能爲之嗚呼難言之矣今且無論其他卽我聖祖開國因依龍鳳滁陽之遺跡子長楚漢月表之義誰知之者韓公之誅夷德慶之賜死金匱石寶之書解黃諸公執如椽之筆者皆晦昧不能明其事而後世寧有

知之乎世之通人如某某輩皆網羅蒐討勒成一書

謙益再拜巨源世兄畏友足下喪亂已後忽復一紀

雖復刀金血道頻年萬死師恩友誼耿耿余懷自惟

降辱殘軀奄奄餘氣仰懸數仞俛愧七尺郵筒往來

握手伸紙輒復淚漬于衽汗浹于背聲塵寂蔑與吾

巨源積不相聞職此由也長益偉長深悉存念文孫

繼至損惠手書嗟乎巨源瞪目相視尚以爲有口有

目可以比數于人巨源蓄我良厚而僕之淚漬汗浹

縗繢滌淫始有甚焉古之人不死于千金而死于一

言不死于黔奴夾食而死于上尊養牛則僕之所當

草野自屏引決以謝知已者在此日矣何以恤我我

稿有志焉而亦淡忘于同志之君子啓予助我者也

昔之論學者以爲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足下虛

懷下問可謂善于扣學者矣而僕之謾聞渺見老而

多忘則辟之于布鼓也瓦釜也扣之而不能鳴卽鳴

裁其眞僞格量其是非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

矣而不足以發皇幽渺導颶底滯亦祇博善撞者之一喟而已矣東方朔和柏梁曰逼迫詰屈几窮哉其僕今日之謂乎

答徐巨源書

燭喻麋徒成昔夢老夫耄矣無能爲矣庶几以餘生莫齒優游載筆詮次舊聞以待後之歐陽子出而或有采取焉用以當西京之雜記東都之長編猶可以解黍蝗食蠹之訛而慰頭白汗青之恨此則某之所以有志焉而亦淡忘于同志之君子啓予助我者也昔之論學者以爲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足下虛懷下問可謂善于扣學者矣而僕之謾聞渺見老而多忘則辟之于布鼓也瓦釜也扣之而不能鳴卽鳴

裁其眞僞格量其是非奔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將使經史古學之興廢廢乎葭吹琯動矣其中淄澑流變朱碧錯互惠思之叢雋藉壇坫黎丘之鬼雄長桓文非有高名宿素老子文學者爲之建旗鼓申誓命別

誰正之哉僕老且耄及矣敝心空門重自蕪廢當今之世舍我巨源其誰僕嘗觀古之爲文者經不能兼史史不能兼經左不能兼遷遷不能兼左韓不能兼柳柳不能兼韓其于詩枚蔡曹劉潘陸陶謝李杜元白各出杼軸互相陶冶譬諸春秋日月异道並行今之人則不然家爲總萃人集大成數行之內苞孕古今隻句之中牢籠風雅今人之視古人亦猶是兩耳一口也何以天之降才古偏駁今偏純何以人之學術古偏儉今偏富何以斯世之文章氣運古則餘分閏氣今則光岳渾圓上下千載吾不知其何故也兼并古人未已也已而復排擊之以自尊稱量古人未已也已而復教責之以從我推史則晦壽廬陵折抑爲皂隸評詩則李杜長吉鞭撻如群兒大言不慙中風狂走滔滔不返此吾巨源他日之憂也竊嘗謂末學之失其病有二一則蔽于俗學一則誤于自是九經六藝炳若丹青律數小學具有譜牒今不爲爬搔搜剔遡本窮源經學亂于蠭紫史家雜于秕稗衆表競指百喙爭鳴蒼耳蒺藜胷之皆能刺足鹿牀烏喙食之便可腐腸至今爲梗實煩有徒故曰蔽于俗學以輓近爲準的以譌謬爲種性胷中先有宿物眼下

自生光景于是延牕無師稽心自用章句聊爾先已訂其雌黃旨趣茫然便欲褰其疵類斯則病在昏盲魔入肺腑牛羊之眼但向一隅蟪蛄之聲終違九里孟子曰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良可愍也故曰誤于自是此二者流俗之人項背相望而世之君子以斯文爲已任者殆亦未能免也今誠欲回挽風氣甄別流品孤擇獨樹定千秋不朽之業則惟有反經而已矣何謂反經自反而已矣吾之于經學果能窮理折義疏通證明如鄭孔否吾之于史學果能發凡起例文直事核如遷固否吾之爲文學果能文從字順規摹韓柳不偭規矩不流剽貳否吾之爲詩果能緣情綺靡軒翥風雅不汎浮聲不墮鬼窟否虛中以茹之克已以厲之精心以擇之靜氣以養之如所

謂俗學之傳染與自是之癥結如鏡淨而像現如波澄而水清于是乎函道德通文章天晶日明地負海涵波欲以螢火燒山蟬蛺撼樹其如斯世何其如千古何管子之伯齊也作內政寄軍令然後能懸車東馬刺令支斬孤竹此古人內治之道也去年爲周元亮作賴古堂文選序頗及巨源千子之緒言輒錄一通奉覽斯文未喪來者難誣在吾巨源勉之而已矣

巨源新文高明廣大氣格蒼老所得于憂患者不少
良欲抉擿利病以副來請而非衰耄所能及也江變
紀畧假太子者一妄男子謂是王駙馬亦非也舊輔
腐儒也當少爲讚予以旌愚忠其中書法當隱寄內
外之義以徵信史古人合葬題不書婦今日暨配某
者空門以後不典之辭也佛門文字非貫穿內典不
可聊且命筆南北二宗是宗門事與教下無預性相
二宗是教門事與宗下無與惟清涼五教用頓教耳
宗門此別自有說今以性相判南北宗非也凡此皆
無預于文體亦不得不一簡點以爲反經之小助耳
干戈未息關河渺然天涯兄弟聚首何日嬪媛文事
代西窓一夕之談此所謂溺人必笑耳醜縷長言具
在別楮鴻羽不絕願聞德音

與嚴開正書

僕家世授春秋兒時習胡傳粗通句讀則已多所擬
議而未敢明言長而深究源委知其爲經筵進講箴
砭國倫之書國初與張洽傳並行已而獨行胡氏者
則以其尊周攘夷發抒華夏之氣用以幹持世運鋪
張金元已來驅除掃犁之局而非以爲經義當如是
也竊謂左丘明親授經于仲尼公穀皆子夏之門人

以宗法言之左氏則宗子也公穀則別子之子也漢
世公羊盛行左氏後出立于劉繹于杜至孔氏而始
備迨于有唐之世學者鑿空好新欲舍傳以求經于
是入主出奴三傳皆茫無質的而春秋之大義益晦
元季有黃澤楚望者獨知宗左氏以通經以其說授
之于東山趙汾東山屬解諸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
上而惜其所謂集傳者猶爲未成之書擇焉而未詳
也明朝富順熊過有春秋明志錄援據該博而于彭
山李氏杜撰不根之說亦有取焉則亦好新說之過
也私心不自量謂當以聖經爲經左氏爲緯採集服
杜已後訖于黃趙之疏解疏通畫一訂爲一書而盡
掃施丐盧同高閣三傳之臆說庶几春秋一書不至
爲郢書燕說疑誤千載日月逾邁舊學荒落憤悶遺
忘不復省記蓋二十年于此矣荒村臥病冒絮蒙頭
門下忽以春秋大聲擲示患漫開卷頭目卒卒然俄
而目光迸發心華怒生如向所失物取次得之記憶
宛然口不能喻惟有歡喜踴躍而已書之大指在乎
據傳以通經據經以訂傳其于文定傳義發凡起例
條析理解如秦越人之診病洞見其臟腑癥結攻伐